

燃燒夜

燃燒的夜

「人生」？真不知道那傻牧師怎麼會問起這樣的蠢問題！

如果那種傻傻呆呆的日子一天天過下去才叫人生，那就免了吧。其實，上教堂也並非真的全然無趣，至少聖詩合唱還讓人聽得有點兒爽。

雖然很蠢，但我想加上強烈的 **tempo**，應該也能大賣流行一陣子吧。**Duke-can** 這傢伙老愛笑我到教堂出賣靈魂，向老爸老媽騙取微薄的「救濟金」。這那有辦法？說不定老子我還真有所謂的「人生」哪！**Duke-can** 這個自封「藥劑師」的走方郎中幹的這點兒買賣，我看我也還是不必了吧。

不過，話說回來，這倒不可否認是個大好的生意。看看舞池裏邊飄飄浮浮的男男女女 說真的，我常常看不見他們的臉，只有不斷閃動的一架架肢體，黑糊糊的面容撐著一頂頂金色的、黑色的，甚至是藍色的、綠色的、紫色的頭髮。有時，我彷彿以為這是地球之外的太空站，聚集著種種異星球的「異形」；這樣想，也許我們也不算怪異；但，怎麼知道這群「見怪不怪」的同伴們，不是人類當中也許最傻氣但最誠實的典型呢？你以為我們自己不知道騙不了人嗎？

還有，在座位上端著一副大家都明白怎麼回事的冷酷的「慾求不滿者」，當然也包括我，誰端得俏，誰就可能是今晚的贏家。

然而，你得知道，假如你不是藥 像 **Duke-can** 這樣冷靜、狠勁的魔鬼。那麼，你很可能就需要藥。老實說，我們並不覺得諸如利用藥物等等的手段贏得的勝利，征服的土地(恕我粗俗，說穿了，大半也只是「租地」)是件可恥的事。我們蔑視「正當性」，因為它太荒謬，被一群庸俗的「布爾喬亞」(**Bourgeois**)所把持；我們大半的父母都是，他們掌握了我們的經濟，而這種能力，卻從和施壓於我們的社會的妥協而來。也許我們不是不願安安份份地也當個「太平布爾喬亞」，不過得先須像個勇者一般，一次次克服緊湊而來的大小挫折，甚至是性格上的摧折；或是認命地及早宣判自己十年、二十年的勞役，到了服刑期滿，或者可以晉級「外役監獄」當個高等囚犯，甚或是升格為獄卒(像我們的父母)。我們並不都是勇者，卻註定是個罪人 夠荒謬吧？

「藥」與「民主政治」一樣荒謬，只要劑量重一點就有一定的效果，不管是多數欺壓少數，還是少數毒害全體；到頭來，劑量最重的，才是主人。藥常是我們征服生活的「宣傳術」，只須花費一點點的代價，不足為奇。

Duke-can 卻是勇者，夠得上肆無忌憚。要是他忽然跟我說，他是個殺人狂，雖然我的確知道不是，但我也相信；我說過，他是藥。如果你說，這才不是「勇」的真義，我也可以同意，但我會覺得你有些無聊。這只是一種表達罷了，如同我們常常樂此不疲地尋伺不同的對象「釋放出人

類的原蟲」一般，很多的時候，洩出的並不是，或並不只是性慾。而藥物，雖然是一種侵略性的武器，大多數的人被無條件迷醉，也有一部分的人產生生理極度適應不良的病症；但有時卻是解開規範枷鎖的最好藉口，一把鑰匙。

Duke-can 回到座位來，閑閑地看了我一眼。

「怎麼？今晚儘坐冷板凳呀？」

「你自己瞧瞧吧。前幾天颱風過境，市場蕭條，今兒個只剩一些畸零貨色。」

「是呀！死條子吃飽飯沒事幹，抓鎗擊要犯沒膽子，掃賭場怕見了同事尷尬，抄色情酒店又怕傷了相好的感情。沒奈何，乾脆來這裏找找自己的女兒回家管教管教罷。」

「說得好！唔，今晚你倒是早早就開炮，場子還沒熱哪。你和那妞兒到廁所一個多鐘頭了，怎麼不見她回來？」

「嘿嘿！」

Duke-can 一口仰乾了半杯啤酒，只是嘿嘿冷笑。我猜他又有了驚人之舉，認識他一年多了，卻還是摸不準他的舉動。

「到底怎麼回事，那妞兒……對了，她叫什麼名字？」

「叫……嘿嘿，一點也不重要，不是嗎？和她同名的，不是也太多了嗎？」

「你把她打發走了？」

「嗯，我把她賣了。」

見鬼！人有那麼好賣？我也來賣賣看。「見鬼！人有那麼好賣？究竟怎麼回事？」

Duke-can 用緩慢而多餘的姿態點煙、倒酒，其實正在巡邏新到來的男男女女，我也正這麼做。時間差不多了，整家舞廳達到了一種飽和與低速率的代謝狀態。

一個小有名氣的 band，半滿足半饑渴而半誇張地嘶吼著一些小有名氣的歌曲。很有些字句簡明的英文俗調，或堪稱 lyrics 的，都被這群質樸的人們還原成僅止於震盪耳膜與心跳的單純頻率。對了！有時候我不免要說，這極可能就是我們的目的！

兩個熟人出現了。那兩個女孩是我與 Duke-can 踩遍這個都市大部分舞廳的旅程中，常常遇到的「同志」。當然她們不是「同志」呢，至少我這麼認為。私底下，我們以「大美」、「小美」當她們的代稱。她們像我們一樣，是屬於被搭訕，或被製造機會的「紅牌」。我們從未交談過，只能勉強算是點頭之交，各自處在自己的場域，從未交集。

「不會吧！連名字都說不出口，他是不是發燒？」不知道是我還是 Duke-can 勾引來的三個女孩子正在笑鬧。

Duke-can 閑閑地看著那女孩低敞的胸口說：「說得沒錯。他叫 Beverly。Beverly Hell。正在慾火焚身，妳想不想救救他？」居然是一付正經的眼神。

「是呀，是呀。我杯裏的冰塊溶得特別快，看到了沒？」我用眼神向 Duke-can 示意，看了一眼大美、小美。Duke-can 微微頷首，直起他 185 公分的身材，對三個女孩說：「別忙著救他，我去弄點兒冰塊先來鎮壓鎮壓。或許妳們也有些需要呢！」

「我看是你最需要吧？」裸著全背的女孩興奮地說。

「妳倒觀察得仔細！這叫『慧眼識英雄』。回頭讓妳好好細看。」Duke-can 在笑聲中走向櫃臺，留下我們的笑鬧。

像大美、小美這樣素不相識的「老相識」其實還頗有一些。原來我也並不特別注意，可能因為「道相同」所以「不相為謀」吧。Duke-can 卻對大美、小美很在意。後來竟然養成一種習慣性的默契，只要見了大美、小美來，Duke-can 就要 waiter 送六瓶鐵罐裝 Coke 過去，而大美、小美也總只是對 Duke-can 和我點了點頭而已。

「你注意到了沒有？大美、小美每次來，一定只點 Coke，絕不喝別的飲料，從不讓眼前的杯子離開視線。上完廁所回來，一定拿了新的杯子，開新的一罐。」某次他這麼跟我說。

「幹啥？苦無機會下藥呀？這還難不倒你吧？」

「算了！我賣藥，但從不下藥，你不是不知道。我只是覺得她們不像混舞廳的，雖然也等著男生搭訕，但從不和男生一起離開。」

「端什麼架子？說不定早被下過藥了。美是蠻美的，要裝處女為什麼不去選『校園美少女』，偏要釘在這裏當個釘子？」

「嘿！你不是不懂，就是在裝佯。不和你說了。」

從那次以後，我們不再談論這件事。我把他送 Coke 這檔事當成一種例行的「宗教儀式」，他也笑著承認。

一會兒，Duke-can 回座，我們和大美、小美四人遙遙點頭為禮，又完成了一次「參拜」，一般的「至老死不相往來」。

眼前的三個女孩子，一個領口極低，露著乳溝，一個裸放全背，不著胸罩，另一個則裙擺短至大腿根。雖然也頗有些姿色，談吐並不吸引人。我說她們是「肉質主義」，她們便回敬我們是「油脂主義」。我和 Duke-can 頭髮都抹油。

這裏並不適合講話，當然，「言語」在這個世界裏只能算是脆弱的連結，是一種較無效的表達。

我們在舞池裏撥弄自己的肢體，有時也撥弄別人的。聞嗅著蒸散的體味，比語言更強烈的表達。

三個女孩子的談吐不行，「舉止」卻是誘人。她們的舞姿都很俐落，律動流暢。將她們裸露的，或是包藏的肉體的質感提昇到近乎完美的境界。我懷疑這已經超出了上帝創造肉體的預謀，不然就是「肉體殿堂」所能達到的「神聖」。

我扶著裸背女郎的腰，踩著快速的節奏，她的汗珠鑲嵌在額角，晶瑩得有些刺眼，連髮梢都甩出絲絲的熱力，鞭打著；我的頭髮散在前額，我想我的臉孔一定黑糊糊的。Duke-can 和另外兩個女孩卻狂笑地儘做一些愚蠢可笑的動作，跳著自創的滑稽舞，肢體有意地在無意中接觸。

唉，又是一個順利的夜晚。只等我們問出一句話：「待會兒有什麼節目？」或者由她們提問。這個下半夜將如何度過，大概都可以知道了。所差的，只是細節而已。

而細節是無關緊要的，我想這是人們以為我們「可悲」之處。這是真的嗎？多少人的日子是真正有所謂「細節」的？或者真正關心「細節」卻不被認為是變態者？

這的確是我所想要的一個夜晚。

偶然看了 Duke-can 一眼，一樣帥氣地笑得一臉狂態；但是不對。我發覺他的眼神正與表情脫離，我順著他的眼神極其細微飄忽的方向探去，大美與小美木然地坐著，不像平常，帶著星子般柔和而高傲的神情與人談笑，或閒適地看著地上仰望的子民。她們今晚簡直有點兒森冷，和周遭的餘溫顯得格格不入。

我管不了那麼多，反正我們和大美、小美是不同世界的人，或者說，分屬於不同的星系。我們都是恆星，都是太陽，各有自己統屬的星群，或是流進自己場域的流星、隕石等等。我不必為整個大宇宙擔憂太多。

我只要自己的夜晚。

Duke-can 這會兒卻想要破壞這個夜晚。

露乳溝的女孩坐在 Duke-can 旁邊，直起約 8、9 公分長的食指，仰著脖子，慢慢地由下往上刮去胸口到下巴的汗水，滴到煙灰缸裏，澆熄 Duke-can 才點燃的香煙，吃吃地笑。

Duke-can 沒理他，卻對我說：「Beverly，你知道嗎？我不是把她賣了，而是把她給租出去。」

我皺起眉頭，不願聽他的瘋言瘋語。「這會兒說這些做什麼？我不愛聽。」

三個女孩瞪著眼看著我們，**Duke-can** 還是沒理她們，點起了一根女孩們帶來的涼煙，自顧地說：「剛才在廁所，那妞兒騎在我身上，你試過沒有？廁所裏狹窄，那真是很不好動。我就讓她站起來，從後面進入。嘿嘿…後來進來了兩個小毛頭，一聽他們講話就知道嫩得很。我一時興起，舉起腳來，望後一勾，把門給踹開啦！」

女孩們的表情有些尷尬，又像是等著下文的樣子。

「好啦！別胡說八道了。談點別的好嗎？」據我對 **Duke-can** 的了解，我知道這下是完了，絕對是澈底的玩完了。我無力的語調，只能算是困獸之鬥吧。

「那兩個毛頭小伙子嚇了一跳，四隻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們；我的身體沒有停止動作，卻轉頭對他們微笑。」

「啊！變態！」一個女孩子低呼出來。我有點頭暈，搞不清楚是那位。

「我對他們說：『挺美的，要不要試試？』他們對望了一眼，我又說：『父母親的鈔票不是容易賺的，掏出你們皮匣裏一半的錢就得了。』嘿嘿，雖然我的動作很緩慢，說這一串話可也是會發喘的咧！」

氣氛已經弄得很僵硬，偏偏播放的又是柔靡的 **soft music**，**Duke-can** 的大放厥詞可說是不甚費力。沒人，沒人接口了。

「他們真的掏出了皮匣，遞了兩張鈔票給我。那妞兒還弄不清楚怎麼回事，我們已經推位讓國啦！」

緩緩燃燒的夜

什麼地方比較不危險？……傻話，真不知道小雨為什麼問出這種蠢問題。天真的小雨呵！這個都市連大白天都很難說的呀！何況是夜裏？

「什麼地方比較不危險？色狼最多的地方吧！」這幾乎已成了例行的對話了。

「不要吧。今天好悶，不想說話。」看來小雨今天很沒勁兒，我也一樣。

「很好。我也想靜一靜，我們今天來當冰山美人，不要理人算了。」小雨想到海邊兜風，可是我實在覺得危險，情願待在熟悉的地方。

走進這個嘈雜的「聚落」，頓時令我安心不少。這群將「文明」剪裁合身的原始人是很令人放心的，他們並不難對付，你永遠都知道他們要些什麼；你不必真的給他們，只要賞賜他們「希望」

這種膺品，也就夠了。他們的慾望單純到將時間儘耗費在這裏，他們的愚蠢，就是保護符，是我安全的保證。

在這裏，這個只需要肢體的場合，你的思緒賭氣躲起來不見你，因為你只能見到一具具掏空的軀殼，(連別人見你也一樣呵！)你的思緒於是被孤立、包圍，你成功的將之鎖在皮相裏，不能外溢。

因此你對你的寂寞，有了一種報復的快感。

和小雨剛坐定，服務員便送來六瓶 **Coke**，那是遇到老朋友了。

說是老朋友，其實根本就不相干、不相識。只不過在不同的幾家舞廳經常碰到，彼此看熟了臉譜的兩個男生而已。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每一相遇(當然只在舞廳)，便要送來六罐 **Coke**，這是摸熟了我們的習慣；後來，我們乾脆私底下稱呼他們「可樂兄弟」：「大可樂」、「小可樂」。因為我們不去探問他們的名字，他們也從不過來招呼，似乎是有點兒進化的人種了。

說真的，我並不想認識他們，即使他們看起來真的比較特殊。在這裏，我並不想認識什麼人，也並不認識什麼人。說真的，包括小雨。

這沒什麼奇怪。我和小雨是一起上舞廳的朋友，平常她在做些什麼，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她也不怎麼關心我的吧。

我和小雨當然也聊天，不外是衣服、鞋子之類的。但我憎恨精緻的服裝，我不知道她或別人到底如何，但我憎恨我所講究的穿著，我能了解「品味」，也能掌握整體的質感，但我懷疑它的價值何在？

我一方面將自己成功地打扮起來(像幾乎所有的女人都有的自信)，另一方面又不願承認自己是打扮出來的，「自己」是可以「被打扮」出來的。

例如，我們將眼睛調節至「鏡頭性格」般的「虛構格鈕」，透過鏡頭，我們並不紀錄「真實」，我們取材「真實」來虛構世界，因為鏡頭框外的真正真實永遠被我們臆測。然後，透過鏡頭，我看到了什麼？

有些時候，但是很少的時候，我會看到…比如像「大可樂」這樣顯著的個體。倒不只是因為外觀，那反而佔據較小的成份；只要被「拍攝」的個體夠明顯，則雖然可能是不同的各種型、態，卻都能成為「典型」；因為他的性格也許衝突，但絕不模糊，相對於輪廓線疲振虛軟的大眾，他存在著一種確定的「原型」。

於是我用「鏡頭」將他(諸如他之類)框架起來，那麼，各種不同打扮的「他」，都會是一種「藝術」；「他的形貌」只是這個「原型」的不同襯景，配合主題所刻劃的不同呈現。因此，「他」是不能被打扮出來的。

雖然，他極可能只是一頭野獸，缺乏「社會機制」真正的缺乏，而非像人們，是扭曲的。這種「社會機制」，不論說它是「道德律」也好，說是榮譽感、存在價值……等等都可以，甚至可能是虛化 *superego* 的人格殘障者。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這隻健康的獸，卻生成人群的一分子，必然特別的明顯，也不能脫離絕對的悲哀。

假設他真的像我所描述這般的話。

小雨則像是我的一面鏡子，不單在外觀上，也在行為上。並不是我們長得相像，而是我們對於「打扮」的觀點相近，在這個場合的行為也相若。從外邊看起來，我們還算是很「相當」的。

可是我們始終只是「伴」，卻沒能成為朋友；這也是我們之間的一個默契。我不曾推敲過她的想法 或許她和我一樣，我不知道。我們並不想涉入，或被涉入彼此的生活，以至於造成彼此的威脅。我們披掛著高超的「現代化」做為盔甲，來到這個純樸的原始部落，並非挾帶著安全的優越感摹倣神的降臨，去征服什麼，去建構什麼。雖然我們在這裏，天生是「神的姿態」，那並不讓我們獲得什麼；慶幸的是，在這裏我們還能失去什麼？說穿了，或許倒只是尋找一個「桃花源」罷了。

而我們是彼此的拐杖，沒有扶老攜幼。我們孤單的來到這裏，唯一得以容不下別人的路，只能是一條懸空的繩索。我和小雨很可能都是走索者，我們是彼此雙手拱捧著的平衡桿；平衡桿不需要生命，否則容易壞事，平衡桿只要木然就是好。

所以我們不常交談，偶爾聊起來，或者和願意保持禮節及警覺的男孩子聊天，也儘挑些「無機」的話題而已。若是碰到硬要展示「心靈刻度」的傻瓜，我們有時也戲劇性的嗟歎一番。有些以貴族自居的「偏偏公子」喜歡耍弄他們的「玩酷」，我們也可能及時客串一段「濁世佳人」全看心情而定。小雨的反應快，演技也好，隨時可以開始一場戲，也隨時可以結束節目。她說自己是「及時雨」：「送將」打發走的意思。

或者，我們就像今天一樣沉默，神不降臨了，把自己化為神像，冷漠地自處陰暗。這時，兩個不識相的教徒卻來膜拜，不太虔誠，而且滿口洋文。

「不要臉的假洋鬼子！」我聽到了小雨心裏的咒罵。因為，我看到她露出了詭密的笑容，很燦爛的。

閑扯了一會兒，小雨將寬大的薄外套穿起，拎著背包，拉著我上洗手間。我在洗手臺前照鏡子，細細端詳著那個熟悉的自己，過了近十分鐘，她才出來。

我們買了兩罐 *Coke*，拿著新杯子，回到了座位，各自打開一瓶汗流浹背的泡沫，斟進滿是乾燥冰塊的杯子中，劈啪作響。小雨跟我要面紙，提起我掛在椅背上的背包放在腿上，將兩手伸進去，

誇張的翻檢個不停；我正奇怪這反常的舉止 通常，我們從不觸動對方的東西，何況她的動作很怪，很怪。

一陣掏摸，小雨拿出了一包面紙，伸指一招，抽出的卻是一張摺疊的筆記紙。把紙攤開來，上面寫著幾行略顯歪斜的英文句子。

「咦！這是什麼？」少來了，小雨一臉無知的看著我。

「我怎麼知道？這不是我的東西。」我還不清楚小雨打算做什麼。

「那怎麼在妳包包裏？」小雨忽然轉過頭去，瞅著那兩個無辜的男生。「是你們，對不對？寫的什麼呀？是怕我看嗎？」

兩個(比小雨還)天真的男孩茫然的應著：「不是我們呀！」小雨裝模作樣的讀著筆記紙，一邊嘟囔：「什麼嘛！看也看不懂。」又抬起頭來說：「你們到底寫些什麼呀？我都看不懂嘍。」我把紙頭拿過來看。

兩個人說：「No, no !不是我們寫的，不知道那個 **poor little guy** 不敢對她表白，**so...**」聳聳肩，攤攤手「**Believe me !**」又揚揚眉，點點頭。

「哼！不承認就算了。」小雨抽走我手中的紙片，遞給兩個男生。「難得你們英文這麼溜，幫我們講解講解吧？」

兩個落難公子將紙張傳來傳去的看，互相討論起來。

「我看這沒什麼了不起的生字、文法，就是搞不懂其中的含意，應該不難吧？**easy, hn?**」小雨捶了他們一粉拳。

他們還是沒有結論。

小雨不客氣的將紙牋一把抓過，攤在我和她中間的桌面上，是這樣寫的：

Fire Light burns for the perfect White Swan.

Life is a great Argus, with one hundred eyes.

Nile, I cannot see it.

Yet am I not more antipathetic to the god, the Hera's Brother?

Here, the desolate Caucasian.

And where is my Prometheus?

她開始和我討論：「Argus 是百眼巨人，看守著由少女 Io 變成的小白牛，當然，這都是因為好色的 Zeus 和善妒的 Hera 這對寶貝夫妻幹的好事。所以，第一句指的應該是 Semele 被妒害的故事，化身成 White Swan 的不是別人，正是 Zeus 這個天字第一號大淫蟲，對不對？」

「哦！是呀！不是明白寫著 Hera's Brother 嗎？除非是文盲，或是瞎了眼的傢伙才看不懂吧。」我們絕不望那兩位一眼。

「就是嘛！難道會是 Poseidon 或 Hades？好笑死了。欸！妳瞧，這裏像不像 desolate Caucasian？」

「Prometheus 被拘禁的地方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Prometheus 是不存在的。」此時，兩位先生已經自動消失了。

「是呀。但是或許也曾經存在過的……。」小雨恢復了今天低沉的語調。

「妳這是那裏抄來的？」

小雨一笑。

經過這段小插曲，確定今晚一定可以安靜的度過了。這裏的風俗是這樣，沒戲唱的「板凳人員」總在看著戲，並且審慎地作著評估；既然我們已在周圍灑了一圈石灰，再沒人會尖著鼻子過來碰的了；好在這裏的民風不甚強悍。

我將那張已然飽嚼蹂躪的皺紙翻過面來，寫了幾行字給小雨：

我看著舞池裏激烈震盪、鑽動、流竄的浮泡，這兒是埃及的最後一塊領地，我要不要縱入眼前的洶湧？還是要在這個海角憔悴而死？然而，我究竟是一個摩西？還是終於只是一隻旅鼠？

小雨看了之後，在空白處寫上：

妳只會是一隻旅鼠，而且是刻意瘦小的。就算妳用盡所有力氣，最終仍不免死在岸上，妳已經和天神光榮的決鬥了。但這是無關緊要的，不要再說了，好嗎？

夜的餘燼

夜太深沉了，人煙漸漸散去。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uke-can 和 Beverly 一路無語地踱到停車場取車，就在他們的汽車旁，他們看到了小雨兩個人正從對面走過來，不約而同的站定凝望。

這有些不太禮貌。不過當小雨兩人也發現了他倆時，不也一路看著他們，一路走來？

原來他們的車子正好並排停在比鄰車位。這還是頭一次在舞廳之外相遇，他們沒有打招呼，只在取車的同時，深深看了對方一眼。

兩部車子一前一後駛出停車場，走的也同一條路，同一方向；這條路雖然不短，卻不寬，只有雙線道。

到了叉路口，正巧紅燈，這兩部車子規矩地並列在紅綠燈下。

綠燈了，後面的喇叭聲不耐煩地連聲催促，兩部車子才緩緩的動了起來。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